

三山虎血战<sup>①</sup>

## 讲述者

甘子源（1927—1998），中山翠亨石门村人，1943年10月参加五桂山游击队，194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5年12月任中山特派室情报站长，1948年8月任中山武工队北平队独立团副营长，1950年3月任两广纵队炮兵参谋部参谋，1950年7月起任中山四区副区长、宝安土改工作队副大队长、中山下四区区委书记、十一区区委书记、县委生产合作部部长，1957年6月任中山县委副书记，1959年4月任佛山专署水利处副处长，1961年任中山县委副书记，1964年9月任佛山地委农办副主任，1965年8月任斗门县委副书记，1972年6月任省红旗农场副书记，1977年4月任省粤中船厂副书记，1980年9月至1987年3月任中山市（县）政协副主席，1989年4月离休。



甘子源

## 临危受命，奋勇阻击

1945年春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在中山正式宣布成立，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同时改编为珠江纵队第一支队（简称珠纵一支队）。我们部队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，先后连续出击金斗湾、麻子、金钟、前山、古鹤等日、伪据点。由于使用新的爆破战术，给敌伪以很大的打击。但是，人民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和胜利，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嫉妒。他

<sup>①</sup> 原载于《五桂烽火》，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、纪念珠纵成立五十周年筹备组合编，1995年。

们从诬蔑我们共产党为“奸党”、“奸匪”，到施用无耻的暗杀，最后发展到与日、伪勾结，联合“扫荡”我抗日游击队根据地。

在敌、伪、顽、匪的秘密接触和他们频繁调集兵力的行动中，珠江纵队党委早有所掌握，并做好了反“扫荡”的准备。

敌人经过几个月的阴谋策动，终于纠集了一支包括日军 1000 多人，伪 43 师 2000 多人和国民党降敌“曲线救国军”近千人的清乡扫荡队，于 5 月 8 日深夜，分六路从关塘至灯笼坑，榄边至白仑，崖口至合水口，翠亨至石门，石鼓至槟榔山，长江至大寮潜进我五桂山根据地东、北、西三面的外围地区，然后向我深腹地带进攻。

5 月 9 日，一路敌人（包括日军 300 多人，伪军近 1000 人）凭借大雾，从关塘一直摸入灯笼坑的三山虎山脚。事先埋伏在那里的是我们的猛虎队，有队长梁杏林、小队长黄顺英和战士共 24 人，我当时任班长。在战斗的部署中，一支队分配给猛虎队的任务是阻击一路来犯之敌。为此，我们于 8 日晚上就上了三山虎山，一直守候着来敌。到凌晨，我们透过晨雾，突然发现山脚下不少黑点在影影绰绰蠕动，直向我们埋伏的地方逼近。这时，队长梁杏林压低嗓子下命令：“敌人来了，大家作好战斗准备！”战士们立即伏在地上，枪口对准敌人，等着队长下达射击的命令。突然，一大群敌人爬上来了。“打！”队长的枪声响了，我们纷纷向着移



位于现南朗镇贝里灯笼坑的三山虎山抗击日军战斗遗址

动的敌人瞄准。机枪手郑其一声怒吼，抱起机枪，子弹象雨点般压向敌群。一批敌军应声倒下，敌军停止了蠕动。但过了一阵，山旁两侧又冒起黑压压的敌群，疯狂地向我们阵地涌来。我们指战员不畏强敌，居高临下，再次用猛烈的枪弹准确地向敌人扫射，敌军又倒下了一片……我们从凌晨4点开始阻击，一直坚持到早上8点，毙伤敌军30多人，阻截了敌人的前进，成功掩护了司令部人员的安全撤退。

### 用最后力气把砸烂的枪投向日军

敌人不甘心失败，又大批增援，继续向猛虎队阵地猛扑。猛虎队的指战员们个个精神抖擞，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敌军的冲锋。此时，我们检查发现弹药已消耗了一大半，急需补给。于是，队长梁杏林便率领13名战士突围请援，由小队长黄顺英带领留下的10名战士坚守阵地，继续阻击顽敌。

这时，连续几次冲锋均遭失败的敌军，在得到再次增援之后，像狂犬般向我们猛扑。然而，猛虎队战士经受住弹雨袭击，坚守阵地，使敌军不敢轻易前进。过了一阵，我们有3名战士牺牲了。此时，我们的援兵未到，敌众我寡，弹药将尽，机枪又发生了故障，情况万分危急。8名战士被迫撤出阵地，向三山虎的山头转移。强登三山虎山头的过程中，教官陈隆、爆破班长古柏松相继中弹受伤，不能随队前进。他俩便伏在树下向涌来之敌人投掷手榴弹，掩护其余战友占领了山头阵地。可是，众多敌军很快冲上来把山头团团围住，并向我阵地疯狂扫射。在凶敌面前，英勇的猛虎队战士，为了保存阵地、保卫司令部，顽强地与百倍于己的敌人继续战斗，鲜血染红了山头，继而又有3位同志受了重伤、6位同志英勇牺牲。最后，坚守在三山虎山头的只剩下小队长黄顺英、机枪手郑其和我3人。这时，弹药已全部用完。我们三人就尽力靠拢在一起，准备与敌人展开肉搏战。敌军见我阵地突然沉寂下来，也不敢冒然前进，害怕上当，便以更猛烈的火力向我们扫射。在一阵更强烈的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中，郑其同志也牺牲了，牺牲时仍紧抱着那挺杀敌无数的机枪。突然，我也中弹，只觉得眼前一黑便昏死过去。当我苏醒过来时，不远处传来敌军的脚步声。我已无法走动，只得忍痛起身把枪砸烂。那时敌军已走到面前，我

乘其不备，把砸烂的两截烂枪对准一个指挥官模样的日军扔过去，向敌人作最后拼搏。接着，一阵剧痛袭来，我又昏了过去。在朦胧中，我听到那个被砸伤的日军咆哮一声，拔出利剑，向着我的腹部捅了一刀。我感到一阵剧痛后，彻底不省人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一阵阵冰凉的山风吹醒，此时天色已黑下来。我伸手摸一下自己，发觉全身湿淋淋一片，衣服被血水浸透，蚂蚁在身上爬咬，痛苦极了。但我咬牙坚持下去，直至战斗结束后群众用担架把我抢救出来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我终于痊愈，重返前线，转战东江。

三山虎这场战斗是怎样结束的呢？当时我们留下阻击敌人的11名战士中，死伤10人（包括我受了重伤），只剩下小队长黄顺英。他在敌军逼近时，急中生智，纵身一跃，从山后坡滚下去，在密林的遮蔽下冲出重围。此时，队长梁杏林已率领猛虎队另一个小队及时赶到，珠纵一支队的民权队也奉命赶来增援。他们居高临下，两面夹攻集中在三山虎山头的敌人。敌军措手不及，伤亡惨重，最终狼狈逃出灯笼坑。其余各路敌人，在抗日游击队充分运用分散、集中、转移的灵活战术控制下，或遭到我主力的打击，或受到我麻雀战术的困扰，或中了我方布下的地雷而死伤……敌人处处扑空挨打，敌伪顽匪妄图联合聚歼我主力的阴谋失败了。在这场战斗中，虽然我们部队有所损失，却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。“三山虎血战”的故事，至今仍在五桂山人民群众中广泛传颂。

### 【延伸阅读】

## 抗击敌伪顽“五九扫荡”

三山虎血战是珠江纵队第一支队粉碎日、伪、顽于1945年发动的“五九扫荡”的其中一次著名战斗，因其以极少的兵力牵制住敌军大部，掩护珠纵指挥部及一支队主力成功转移而辉映青史。

日、伪、顽对中山人民抗日武装的所谓“剿灭”由来已久。1945年，国际反法西斯形势随着苏美英军队逼近德国，德国法西斯覆灭在即、德意

日法西斯同盟轴心即将瓦解，而逐渐明朗。日本侵略者不甘心失败，准备与盟国军队决一死战，包括中山在内的华南沿海地区就成为其重兵驻扎之处。而始终积极抗日的珠江纵队以及五桂山抗日根据地便成为其眼中钉、肉中刺。

此时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山人民抗日力量已发展壮大，颇具规模。至1945年春，珠纵一支队发展至1000多人，分布在中山的一、四、五、六区和八、九区，进行大小战斗30多次，摧毁了五、六区伪政权，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建政，建立了县级和区级抗日民主政权，解放了一、四、五、六区近30万人口，领导人民进行减租减息，反对伪税票斗争，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共产党的威信。

这期间，敌、伪、顽各方军队频繁调动。日军从西江和北江调来鲸师团（曾参加过进犯衡阳、桂林、韶关等战役的所谓“常胜师”），加上原有驻军合共3000多人，分驻前山、湾仔、北山、南朗、麻子、西槎、唐家等地，指挥部设在石岐，石岐驻军由几百人增至1000多人；伪军第43师在岐关公路东西两段频繁集结，伺机而动；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聚集石岐，并抽调兵力到三区鸡笼乡作战前训练，准备进攻人民抗日游击队；国民党县政府民团特务大队等部公开驻扎石鼓挹和槟榔山待命，与日、伪成一丘之貉。一时间，山雨欲来风满楼。

4月，日、伪、顽军制定了“扫荡”第一支队和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作战计划。战事一触即发。中旬，珠纵一支队经过深入侦察，掌握了敌人军事调动的全面情况，立即进行分析部署，决定采取避敌锋芒，隐蔽主力，以伏击战痛击敌进犯之一路，辅以麻雀战袭扰其余各路敌人的战术应对，旋即动员军民做好反“扫荡”准备。

5月8日深夜，日军1000多人，伪第43师2000多人和“曲线救国军”萧天祥、梁雄等部近1000人，兵分六路，从灯笼坑、长江、榄边、崖口、翠亨、石鼓挹及槟榔山、白石、三乡等进入五桂山抗日根据地“扫荡”；驻唐家、坦洲等地之敌3000多人同时进犯凤凰山区。珠纵立即由参谋长周伯明和一支队领导组织反“扫荡”，派出猛虎中队、民权队在灯笼坑三山虎山一带阻击敌人，派一支队部分小分队化整为零，分散在五桂山区内骚扰或袭击来犯之敌。从5月9日凌晨起，各路指战员按照珠纵司令

部部署，英勇顽强，狠狠打击前来“扫荡”的各路敌人，共毙伤敌人90余人，最终粉碎了日、伪、顽联合“扫荡”抗日根据地的阴谋。其中以三山虎山血战最为惨烈，此役有8名战士英勇牺牲。我方最后弹尽粮绝，山头阵地只剩3人坚守。本文讲述者甘子源时任班长，其身上中弹，腹部被敌刺刀捅破肠子外流，最终依靠群众英勇抢救，得以幸存。

（整理自《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史》，中共中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，1992年。）

中山党史

第七期

中山党史